“大地文心”采风作品赏析

大地文心 志在雕龙

◆哲夫

走进山西的文学采风活动奏响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序曲，自己的花自己种自己采自己戴，自己的文学队伍自己组织，自己的曲子自己谱写自己演奏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交响，宣示了一个不变的改变，回应了一种与时俱进的期待。

首站大同。新朋老友，见面格外高兴，因为这是一支新的组合。虽然我生在大同，此次参加“大地文心”作家团赴大同采访，仍然感受良多。早在2006年11月，国务院批准了以人为本、突出特色、注重生态的大同“一轴双城”《大同市城市总体规划（2005年~2020年）》计划。“一轴”是指御河，“双城”是指御河西岸3.28平方公里的旧城，以及御河东岸40平方公里的御东新区。如今旧城已经完整地修复起来，御东新区也建成了美丽的生态园林城市。你赞叹大同已经大不同，当地人必会扬眉吐气地回你一句：唉，过去那叫一个烂！

大同曾是全国空气污染最严重城市之一，用当地人的话来说，是“天如黑铁片，佛披黑煤面，城外堆垃圾，城里大小便。”近些年来空气质量年年向好，2016年大同是山西省唯一没有启动雾霾橙色及红色预警的地级市。已成常态的“大同蓝”非官方宣传，而是市民喊出来的。你赞叹，大同的天真蓝，他必答：过去那叫一个灰！

大同在历史上并不缺水少绿，现在的文瀛湖生态公园，在北魏时期一直是豪门望族骚人墨客来去的所在。水源主要来自东关的御河。御河断流最终导致湖水干涸。2009年大同启动了以“一河三库一湖”的城市地表水供水配置体系建设，目前美景已呈现。你说：这公园比西湖还大！当地人必告诉你：过去是个干圪洞！

生活方式决定人类的未来命运。垃圾分类、垃圾利用、垃圾发电，喊了多少年，在许多城市都没了下文。僻处塞北的大同，却神奇地出现了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垃圾焚烧发电厂。园林化的厂区，厂房若隐若现于绿树丛中，没有异味，虽然在进入闷热现场、电梯门开启的刹那，一股异味的巴掌拍了我的鼻子，但与垃圾山黑臭的渗出液相比，味道几乎等于无。玻璃幕墙里，巨大的抓斗，正在抓取地沟中五颜六色的垃圾，在火焰的催化下垃圾开始转化，每年可发电两亿千瓦时，基本满足大同主城区居民的生活用电。灰渣经处理制成行道砖、植草砖、异型砖等建材，废水再利用，是循环经济的范式。我苛求说，多少还是有一点味道？同行者却表示诧异：我怎么没有嗅到？按要求不能有一丝味道。

光伏发电是新兴的清洁型能源，正值方兴未艾之际。大同采煤沉陷区国家先进技术光伏示范基地，是国家能源局启动的首个光伏领跑者示范基地。放眼望去，沦陷的土地上，蓝色的太阳能晶体，正峥嵘新的头角。

传统能源离不开煤。大同塔山煤矿于2003年2月开工建设，2006年7月试产出煤，目前为国内设计生产能力最大、年产1500万吨煤炭的特大型现代化的高产高效矿井。2010年，塔山煤矿为“十一五”的收官交上了完美的答卷。看不见矿井，没有传统的煤炭扬尘，几个坑口发电厂正在运行。这让我想起大同副市长马安全的几句话：“大同发电厂不能停电，一停电，北京就黑灯瞎火了。”

北京的朋友们感慨不已，大同人则眉飞色舞，如数家珍，赞不绝口。一路上采访者的耳朵眼里灌满了一个人的名字。一座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被老百姓浓墨重彩，那个人已经调走了许多年。政声人去后，他的足迹和背影，却永远地铭留在这里的人心和土地上。

这个让人很是提气的名字叫耿彦波。满头白发的大同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安大均充满感慨地告诉我：“要是换个人，把大同这些营生全做完，最少也得15年。市长一届任期只有5年，耿彦波不分白天黑夜争分夺秒玩命地干，几回人都快死在工地上，抢救过来，打上吊针，还惦记着有个工人锯石料浪费了一块，就好像那石料是他家的，而且只有那么一块。怕什么就来什么，那天，耿彦波从太原回来还没回家就直接来敲我家门，我去给他开门，他见了我，一言不发，泪如雨下。我问他咋啦？他说：老安，我得走了……说完大哭，我俩抱在一起哭，哭了个昏天黑地，你说这哭的是个啥情由，大同又不是他自个儿的！”

官吏皆出于乎民，民心如池，人情似水，官吏无非池鱼尔。这种鱼水之情一旦交融，便会生发种种。他走后大同人以各自的方式念他、说他、写他、塑他、碑他，不一而足。他还成了商机，用他的图片制作年头挂历，以他的名字注册彦波酒。

继任者大同市委书记张吉福，也是被老百姓交口称赞的一位，他不是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把把火烧否前任，而是名符其实的接棒人。人文生态、自然环境，皆为家国千秋大业，惟有一任接一任发力，如同右玉县20多位县委书记70年如一日的植树造林，方有了大同大不同的现在，方有了右玉久久为功的今天。

右玉县文联主席郭虎这样对我说：“历史上，右玉是个森林茂密的天然绿洲，挖出过直径60厘米粗的大木头化石。从战国时期设立雁门郡开始，连绵不断的战火将茫茫森林毁了，绿洲成了传说。毛乌素大沙漠没有了约束，长期入侵，使秦汉时著名的塞外绿洲右玉成了建国初期那个‘春种一坡，秋收一瓮，除去籽种，够吃一顿’的苦寒之地。与森林媲美的是89.2公里的古长城和遍地林立的140多座古烽堠、古烟墩、古哨岗、古瞭台、古城楼、古土堡、古驿站、古隘口，国家命名右玉为‘中国古堡之乡’，你说，要是命名‘中国古树之乡’有多好？当时的环境专家已经将右玉县列入了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，建议全县搬迁。”

郭虎幽了一默：真要搬了走，就没有今天的右玉了。

右玉水利局副局长贾旺，朴朴实实一个人，却名列右玉功勋碑。他说：“从2014年始，右玉县连续3年入围‘中国深呼吸小城百佳榜’，我得出个结论，数字可以造假，人的呼吸不会骗人，到右玉一呼吸，你就什么都知道了。”

右玉是此行最后一站。九月的右玉，无论是展览馆外，还是杀虎口里，随处可见袅娜扶风花朵粉红的格桑花，在塞外的蓝天白云下，野旷共雅致、雄伟同纤柔，挺拔与坚韧，交相辉映，以不同的姿态，诠注着人类共同的爱好和审美。

一路上，冯秋子处处袒露她民族的属性，对草木花朵依依不舍，我有诗述之曰：**二马香驰骋，三秋五色繁。格桑花为伴，温婉不时看。**叶梅的个性则不让须眉，我诗以戏之曰：**叶翠东阿绿，梅香鄂汉丹。巴东七步墨，京北九头宽。**

过后，我有四言诗专说此行感受：

五行之秀，天地之心；日月文明，春秋精神；生态文学，适时顺境。

大地文心，志在雕龙；叶梅秋子，小鱼青松；京华同仁，三晋联盟。

上雕天龙，先翥碧凤；来在大同，神驰目纵；知微见著，蓝天与共。

下雕地龙，煤海寻踪；净土无尘，云冈新生；善小咸为，大佛逢春。

文瀛湖畔，绿荫浓浓；湿地张肺，水色开胸；呼吸舒泰，举止从容。

火山列峰，草木茸茸；伏似蚤虫，潜若蜈蚣；载沉载浮，沧桑龙钟。

垃圾围城，火焰擒凶；物华错位，天宝归宗；光电嫩炒，声色鲜烹。

塔山煤矿，科技纵横；封闭掘进，不见刀兵；清洁生产，开端把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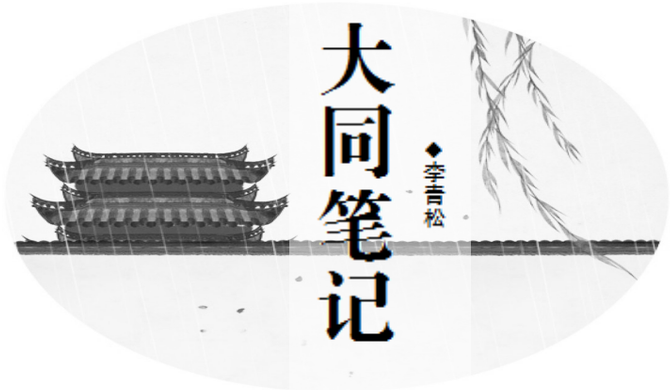
晶硅如水，能源淙淙；沦陷土地，重现峥嵘；见肘捉襟，亡羊补洞。

大同范式，博浪鲲鹏；右玉精神，久久为功。折翼凤舞，危乎其行；

翳目龙鸣，晓之以病。大地文心，拳拳真情；添凤之羽，点龙之睛。

作者简介：

哲夫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著有《黑雪》《毒吻》《天猎》《地猎》《中国档案》《长江怒语》等。曾获首届中国环境文学奖、中国首届环保文学优秀作品奖等。



大同笔记

◆李青松

早年，大同的天空糟糕得令人恐怖，甚至，连鸟都不敢飞。

天上的事情往往是由地上的事情决定的。那些年，我数次来大同，每次心情都不怎么愉悦。大同，确实不同——尽是煤。大同是煤窝子呀。煤窝子里还能有什么？除了煤，还是煤。向下掘几米是煤，向下掘十几米还是煤。再掘，还是……。地面上呢？——堆的也是煤。煤丘，煤山，煤岭，煤峰。

路，呲牙咧嘴，疲惫不堪。运煤的卡车一辆接着一辆，颠颠簸簸，煤尘滚滚。颠一下，滚下一些煤块子；颠一下，滚下一些煤块子。司机在后视镜里看见了，也假装没看见。司机叼一根香烟，歪戴着满是油渍的帽子，一双污手把着方向盘，骂骂咧咧。

煤嘛！多得是，谁会在乎呢？当然，也还是有人在乎的。

运煤的卡车一溜烟过去了。路边黑色的烟尘中，便有人探出头来，冲上路面。用锨铲，用簸箕搓，用笤帚扫，不消半个时辰，就能捡拾一麻袋“煤落”。——也有煤块子，也有煤粒子，也有煤渣子。

拾煤人，守在路边，眼睛盯着路面。运煤卡车颠下的煤越多，拾煤人的心里越是欢喜。饿了，就从裤腰里掏出黑馍馍，啃一口。那黑馍馍，是用手绢包着的，本来不黑，是煤尘生给染黑的。咯吱咯吱，咯牙，倒也无碍。煤能吃，就像嚼冰糖一样。无非，冰糖是甜的，煤呢，没什么味道。咯吱咯吱。

当年，我在大同街上行走，很是窘迫。抬头呢，也看不到天。天是灰突突的，甚稠，甚污。我生怕那灰突突的天塌下来，把一切都盖住了。低头呢，也担心一不留神，被路面上煤块子绊倒，那就不是小事情了——一准换了肤色，成非洲来的了。

可是，这次来大同，令我大吃一惊——还是煤窝子上的大同，却根本见不到煤了。我记忆中的拾煤人呢？煤块子呢？煤粒子呢？煤渣子呢？煤尘呢？——煤，莫非真的枯竭了？当然不是。当地朋友告诉我，今天的大同采煤方式彻底变了——无人采煤。

在一家大型煤矿的总控制室，总算见到了煤——监控视屏上的煤。好嘛！如今的采煤，再也看不到人工挥锹抡镐的挖煤情景，全是自动化或者人工智能机器作业——割煤。割下的煤，直接由传送带送到洗煤厂，处理后再装车，运往各地。

整个工序流程是封闭的，煤不见人，煤不见光，煤不见风。干干净净。

从煤矿出来，猛一抬头——啊呀！蓝格莹莹的天呀！这是大同的天吗？可是，没错呀！这分明是大同的天呀！大同的蓝，蓝得有些假。大同没有大海，那蓝却如大海一般的蓝。大同没有草原，那蓝却如草原一般的辽阔。一朵一朵的云，飘过来，也渐渐化作了蓝。

大同的蓝，水洗般的蓝，梦境般的蓝。

忽然，那蓝里挤出几粒黑点儿，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了。——唰唰唰！——唰唰唰！

我翘首仰望天空，禁不住笑了。——唉，多么自由而快乐的野鸭子呀！

作家简介：

李青松，生态文学作家，著有《遥远的虎啸》《告别伐木时代》《一种精神》《茶油时代》《大兴安岭时间》等。曾获徐迟报告文学奖、冰心散文奖、孙犁文学奖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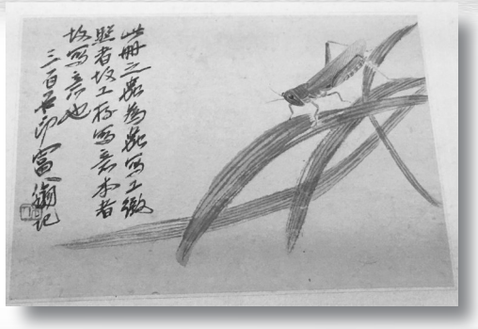
大地文心 第二届生态文学作品征文 dadiwenxin@sina.com

齐白石笔下的小生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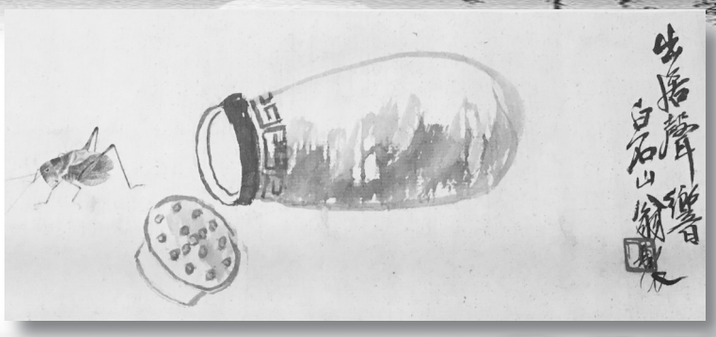
《中庸》有云：“致广大而尽精微”。佛家亦语“一花一世界，一草一天堂”。这种参透世事的哲学境界在齐白石的草虫艺术中恰恰有所体现，并包含了中国艺术的寄情之味。他画“草间偷活”，来表达自己身处乱世的人生感悟；他画“油灯飞蛾”，来表达对弱小生命的深深爱怜。齐白石的草虫正是用“一花、一草、一虫”来描绘他心中的世界。

豇豆螳螂

独酌



蝗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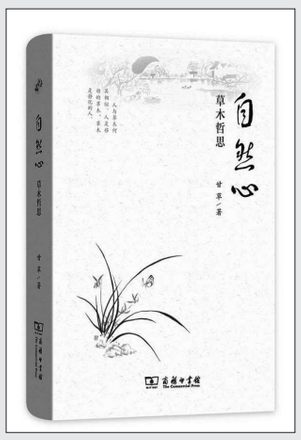


出居声响

满卷书香

草木与人文的交融

◆陈华文



书名：《自然心：草木哲思》
作者：甘草
出版社：商务印书馆
出版时间：2018年5月

人与草木，有很多共通之处，人是移动的草木，而草木实则静化的人。读生态散文集《自然心：草木哲思》，不仅能够了解草木生命的日常，还可以感知草木的人文精神。作者在“自序”中写道：“我生性热爱花草树木，就像草木热爱它们休养生息的大地。我少时所植果树，已与家山草木融合一体，常常牵动心底最柔软的乡愁。”

本书作者甘草，长期在广西新闻界工作，闲暇时间喜爱和草木“对谈”，并深入观察、感悟和书写草木的点点滴滴。《自然心：草木哲思》一书由45篇文章组成，重点对茶树、胡杨、向日葵、牡丹、桂树、水稻、竹子、菩提树、梧桐、枇杷、油菜花、兰花、梅花、松树、槐树、水仙、桃花、青蒿等植物进行“素描”。作者不是专门的植物学家，可是却从各种寻常植物中得到独特的文化答案。

本书是一本关于植物文明之书，是一个文化人在人生旅途和日常生活中，对花草树木的观察、体悟与凝思。作者尝试通过花草树木，探寻中华民族文明灵魂的幽微，在一草一木中既寄寓了传统“士大夫式”的个体清欢与家国情怀，又彰显了当代文化生活的即视感，在闲情偶寄中通向经世致用。全书流淌着一颗良知主导的“自然心”。

何谓自然心？按照作者的解释，是指人与自然合一之心。具体来说，是指遵循自然规律、善待自然物种、热爱自然生活、萃取自然智慧、美化自然生态、协调自然秩序、善用自然财富，导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本心，以及自在于内心的天地良知。作者试图在植物，在草木间，观照自我，觅见、守护被世相遮掩了的自然心。

在作者眼里，人是社会人，又是自然人，人必须紧紧依靠自然生态群落，人在草木间，接地气，沐天风。人生有昼夜，也和草木一样历经春夏秋冬、逃不过类似抽芽、开花、结果、落叶的草木生长法则。作者虽生活在广西，但是对西北大漠中的胡杨，尤为敬佩。

在《致胡杨》一文中，作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胡杨的爱慕。有人说，胡杨一千年不死，死后一千年不倒，倒下一千年不朽。这，是何等的生命气概与豪情！胡杨，在物种进化的征程中，早在亿年前就出现在地球之上，是当之无愧的活化石。胡杨在极为干旱、干燥的恶劣环境中，能不屈地存活下来，这和南方婀娜多姿的杨柳，形成了鲜明的生命写照。全世界90%的胡杨长在新疆，而新疆90%的胡杨在塔里木。作者对于胡杨的敬重，主要是因为胡杨那高昂的生命姿态。从文化维度看，遗憾的是在浩瀚的唐诗宋词中，没有一首吟诵胡杨的诗行。

本书不仅对有品格的植物文化“画像”，还对那些平凡的植物，给予同样关照。其中，向日葵就是一例。《向日葵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没有哪种花，像向日葵那样长得酷似中天的太阳，每一朵花仿佛太阳的小小化身，你们热烈，你们圆满，那么有质感。”正如作者写的这般，向日葵又名太阳花。向日葵在东方文化里寓意忠诚，强调向阳的本性；而在西方代表热烈，强调生命的能量。根据植物学家的观察，向日葵从发芽到花盘盛开之前，叶子和花盘白天追随太阳自东转向西，太阳下山后，向日葵的花盘又慢慢“逆行”，凌晨时分，再次朝向东方，等待太阳冉冉升起。

类似向日葵这样一门心思向往光明、追逐太阳的植物，颇为罕见。不仅中国文人赞叹向日葵的执着，西方艺术家也热衷描画向日葵。最著名的就是大画家梵高，在短暂的一生中画过11幅《向日葵》，且每幅油画的色调、构图、造型都各不相同。梵高画向日葵，达到近乎疯狂的程度，这是在泼撒生命的激情、昭示桀骜不驯的艺术宣言。本书作者认为，梵高爱画向日葵，其实也是在医治内心的挣扎与苦难。

如果说向日葵在阳光之下昂首挺胸，那么松树则是不分白天黑夜，风雨无阻地向上生长。在树木的庞大家族中，松树乃“头牌树”，有着不老松、常青松、长青松的美誉。作为乔木的松树，无论是在贫瘠之地或者富庶之乡，都能无怨无悔地生长。本书《长青松》一文中，作者对松树发出“七问”，并且一一作答，以此表达对松树的敬意。中国古代描写松树的诗篇汗牛充栋，而对于松树进行本体层面解读的，当属《说文》：“松，木也。”《字说》解：“松，百木之长，犹公，故字从公。”大意是：“木”为树，“公”是对男性长者的尊称。此处可意为年长、长寿。“木”“公”为“松”，表明松是长寿之木，松树年龄可达千年。

草木与文化、文学的关系，是一个永远都无法说尽的话题，生态散文集《自然心：草木哲思》开启了我们认识草木文心的一扇大门。瑰丽的自然界，成千上万的草木，各有各的魅力，各有各的风姿。阅读本书时，我不禁想到近年出版的非虚构文学力作《一平方英寸的寂静》《看不见的森林》《树的秘密生活》《杂草的故事》《草木缘情》等，其实都在高声疾呼：草木是人类的朋友，爱护和尊重朋友，就是延续人类的发展。

作者简介：

陈华文，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《大地文心》《最是书香》《家国书事》《书山问道》等。